

中国专业作家
戏剧典藏文库



難得糊塗

王梓夫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戏剧典藏文库



難得糊塗

王梓夫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难得糊涂 / 王梓夫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1

(中国专业作家·戏剧典藏文库·王梓夫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724 - 8

I. ①难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剧本 - 作品综合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5427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8.5 字数: 45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寻找初心	1
报告政府（又名：心狱）	45
贞德堂纪事	86
京门脸儿	130
黄门宴	180
西南联大（本剧与刘进元合作）	216
少女的晚宴	260
北京病人	295
红河谷	327
难得糊涂	374
愚公移山	414

· 三幕话剧 ·

寻找初心

时间：当代

地点：西部山区周家寨、火车上、医院里

人物：罗 明 男 26 岁

秦玉珠 女 23 岁

周 嫂 女 38 岁

秦小蕊 女 19 岁

群众若干人

第一幕

〔上世纪六十年代末。

〔寒冷的冬天。

〔中国西部，大山深处一个贫穷闭塞的小乡村。

〔黑暗中一片死寂。

〔一根火柴擦亮了令人窒息的期待。

〔火光移动着，点亮了一盏陈旧的油灯。

〔灯光映照出一张男人的脸。

〔在朦胧的灯光中，男人后面的背景逐渐显露出来：

〔简陋的小屋，分为里外两间。

〔外间屋里是柴灶、粮食囤、水缸、农具及简单的家什。

〔里间屋是一面土炕，炕上叠放着两床廉价的大红被子。

〔土墙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字。

〔外面是农家小院，一扇紧闭着的木门。〕

〔突然，外面响起了叫喊声：他点上灯了，周嫂，快敲门……〕

〔周嫂轻轻的敲门声和央求声：罗明，开门，你开开门行吗？〕

〔这时候，我们知道了屋里那神秘的人物叫作罗明。〕

〔罗明坐在锅台上，他的身边放着一只木匣子，脚下放着一个炭火盆。他似乎完全没有听见敲门声和叫喊声，从木匣子里拿出一封信，借着灯光专注读看着……〕

〔外面一片哄闹：〕

〔村主任 我说各位乡党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明天咱还要学大寨呢？再说也得给人家罗明和周嫂入洞房的工夫不是？〕

〔村民甲 老主任，您就别操这心了，人家罗明和周嫂早就两个瓢合成一个葫芦了。〕

〔村民乙 罗明和周嫂合成一个葫芦你怎么知道的？〕

〔村民丙 孤男寡女的一块儿住了一个多月，能绷得住吗？〕

〔村主任 行了行了，咱们早点儿散吧，别闹了。〕

〔村民甲 别介呀，小秀才那副对联还没贴上呢。〕

〔村主任 什么对联？〕

〔村民乙 大喜的日子怎么也得见见红呀，炕上不见红，门框上也得见红呀。小秀才，快把那对联贴出来。〕

〔村民甲 小秀才，给大伙儿念念。〕

〔小秀才 上联是：文化革命成就一对新夫妻。〕

〔众人 对对，要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咱周嫂怎么能嫁给一个大学老师呢？〕

〔小秀才 下联是：战天斗地重操两个旧家伙。〕

〔少顷，众人哄笑起来。〕

〔村民甲 行行，小秀才，真有你的，这对联写绝了。〕

〔村民乙 对对，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，战天斗地重操两个旧家伙……咦，不对呀，周嫂是老椿木石见过大棒槌了，人家罗明可是童卵子仔儿。〕

〔小秀才 总不能说一个旧家伙一个新家伙吧？〕

〔村民甲 管他新家伙旧家伙，只要能刨得准挖得深就行……〕

〔村民们哄笑离去了，小屋里复归沉静。〕

〔罗明将信扔在炭火盆里，纸灰燃烧着。罗明又从小木箱里拿出一封信。〕

罗 明（念着信）明，我亲爱的明，你太让我惊讶了，太让我不可思议了。今天见到你妈妈我才知道，你原来是革命烈士的后代。你的父亲牺牲在朝鲜战场上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说过呢？你总是说你是个农民，是个农民的儿子，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是烈士子女。明，我太钦佩你了，你太高尚了，能够跟你这么一个高尚的人终身为伴，是我最大的幸运……明，我答应你的求婚，真高兴你向我正式求婚了……我们要结为夫妻了，我要做你的老婆了……

〔外面。〕

〔村民甲 周嫂，我们走了，给您道喜了。您这也是老牛吃嫩草，天天被窝儿里搂着个小女婿睡觉，美吧您就。〕

〔村民乙 周嫂，女人是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，您正是如狼似虎的时候，人家罗明是小白脸，身子骨单薄，您可得悠着点儿。〕

〔周嫂依然在敲着门：罗明，你快出来，乡亲们都走了，快出来送送乡亲们……〕

〔罗明继续看着信。〕

罗 明（念）我们要结为夫妻了，我要做你的老婆了……

〔周嫂 是呀，我们结婚了，我要做你的老婆了，你快快开开门，让我进去呀……〕

〔罗明把信扔进火盆里，纸灰渐渐地熄灭了。〕

〔罗明又从木匣子里拿出一封信读着。〕

〔远处传来清脆稚嫩的童声歌谣：顶花的黄瓜谢花的藕，新娶的媳妇头一宿，鲜鲜灵灵的头一宿，顶花的黄瓜谢花的藕……〕

〔罗明在木匣子里翻腾着，找出了一封信。〕

罗 明 啊，好了，就是你……我找的就是你。

〔周 嫂 你找到谁了？〕

罗 明 海誓山盟。

〔周 嫂 什么海誓山盟？〕

罗 明 甜言蜜语。

〔周 嫂 谁的甜言蜜语？〕

罗 明 柔情蜜意。

〔周 嫂 哪儿来的柔情蜜意？〕

罗 明（读着信）明，我亲爱的，这一天真好，空气是透明的，阳光是甜甜的，我好幸福，这是你第一次吻我，我把我的初吻献给了你，我把我最纯洁的爱情献给了你，我把我的毕生都献给了你，

你是我永远永远的爱人……我的明……

〔周 嫂 你别瞎说，我可说不出这么肉麻的话。〕

罗 明 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我真的能嫁给你吗？能嫁给你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吗？……

〔周 嫂 是啊，我是没想到，我丈夫死了之后，我的心也死了。我也想过嫁人，一个二婚头，还能嫁给什么人，老了能有口饭吃就行了。我根本没想到会嫁给你，你比我小十二岁，还是童男子，还是大学教师。连村里那些鲜鲜灵灵的小丫头都眼馋得要死，说我是一个跟头栽在有毛的皮袄上了……罗明，我的好人啊，你说我哪辈子积了德了，能嫁给你呢……〕

罗 明 （读着信）我答应你，我一百个答应你，一千个答应你，一万个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了……

〔周 嫂 是啊，我答应你，我是你的了，我要好好地服侍你，你愿意怎么使唤我就怎么使唤我。我给你洗衣服做饭，给你铺床叠被，还要给你生孩子。我现在是你的老婆，以后就是你的孩子妈……〕

〔罗明把信扔在炭火盆里，看着那跳动的火苗儿。〕

罗 明 （念）海可枯，石可烂，爱你的心永不变……

〔周 嫂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罗明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有情有义有良心的人，我信得过你。你不说这些我也信得过你，我心里有数……〕

罗 明 （读信）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伟大的爱情不可丢……

〔周 嫂 罗明，你是在说我吗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听着怎么像是开大会时候的口号呀？咱们都是夫妻了，还用得着喊口号吗？罗明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喝多了在说酒话吗？〕

罗 明 海可枯，石可烂……头可断，血可流……嘿嘿，豪言壮语，真他妈的豪言壮语……我问你，海枯了吗？石烂了吗？头断了吗？血流了吗？那么你哪儿去了？

〔周 嫂 我在这儿呢？我在这儿呢罗明……〕

罗 明 你跟我一刀两断了，你跟我划清界限了……

〔周 嫂 你说什么呢罗明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划清界限了？划得清吗？我从来就不相信你是反革命，还他妈的现行反革命？放他妈的屁，有这么仁义的反革命吗？你说，村里那么多人家，都不愿意收留你，不是我把房子给你腾出来住的吗？我不怕，你

就是真的反革命我也不怕，公社来人还让我监督你，让我打你的小报告，他们瞎了眼，把我周嫂当什么人了？老主任说，你不是反革命，你是苦出身，你是革命的后代，你凭什么要反革命呢？]

罗 明 我是反革命，我写了一本诗，一本反动诗。他们批判我，我不承认，跟他们顶了起来，就说我是“现行”了，往死里整我。你知道什么叫反革命吗？这是最大的罪犯，比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要严重得多；你知道什么叫“现行反革命”吗？就是可以当场判刑当场枪毙的十恶不赦的罪犯。

[周 嫂 在你烧什么？怎么有纸灰味儿？]

罗 明 我就是在烧纸。

[周 嫂 大喜的日子你烧什么纸？]

罗 明 我在送葬。

[周 嫂 你怎么说这些丧气话，快呸，呸掉。]

罗 明 我在给爱情送葬，我在追悼爱情。我要把爱情钉进棺材里，埋进坟墓里，让它腐烂发臭。

[周嫂，罗明，你今天真的喝多了，快开门让我进去，我要铺被窝儿，今儿是咱新婚第一夜，要铺的是和合被。你知道什么是和合被吗？]

[罗明继续看信。]

[周 嫂 就是一个被窝儿，你没听说吗？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泥窝土窝，泥窝土窝不如两口子钻一个被窝……铺多厚盖多厚，不如两口子肉挨肉……知道怎么肉挨肉吗？光溜溜的小两口，在一个被窝儿里，你搂着我，我搂着你……]

[罗明继续看信。]

[周 嫂 我知道你是读书人，脸皮薄，还没经过男女的事。没关系，有了第一次，就不知道什么羞臊了。没羞没臊，吹灯睡觉。啊对了，这灯还不能吹，头一宿洞房里的灯是不能灭的，有听墙根的，还有趴窗户眼的，要让没结婚的小青年见识见识……罗明，别绷着了，我教你，我好好教你……快让我进去吧，我的身子都软了，软塌塌的像是把骨头都抽掉了。我这心里空空的，身子也是空空的，空空的地方是给你留着的……]

[罗明继续看信。]

[周 嫂 罗明，我的好人……快让我进去吧，好好疼疼姐吧，姐想要你……]

〔罗明把信点燃，放进火盆里：借问瘟君欲何往，纸船明烛照天烧……〕

〔周嫂大叫着：罗明，你烧什么呢？〕

〔罗明似乎惊醒了，抬头看着门外。〕

罗 明 周嫂？

〔周 嫂 罗明，快开门。〕

罗 明 你要干什么？

〔周 嫂 我要跟你入洞房。〕

罗 明 入洞房？

〔周 嫂 我们结婚了，当然要入洞房了。〕

罗 明 周嫂，你说……我们这就算是结婚了？

〔周 嫂 是啊，我也觉得像做梦一样。〕

罗 明 我们这就算是夫妻啦？

〔周 嫂 是啊，真的没想到……〕

罗 明 周嫂，你说……我们这叫爱情吗？

〔周 嫂 都到什么地步了，你还说这不着四六的话？你在咱村挨门挨户地打听打听，有几个像你们城里那样搞勾连搭的爱情？不都是把一男一女拉扯到一块儿，你瞧我顺眼，我瞧你过得去，往被窝儿一塞，……齐活了。〕

罗 明 这不叫爱情。

〔周 嫂 不叫爱情叫什么？〕

罗 明 这叫交配。

〔周 嫂 交配？到底是文化人，说出个文明词。这文明词我懂，不就是配种吗？驴马叫配种，猪羊叫打圈儿，鸡鸭叫踩蛋儿，坑里的蛤蟆叫配摞儿。猫想交配了是叫春儿，猪想交配是闹圈，狗想交配是起秧子，驴马想交配了是发情，人呢，人想交配了是浪。听听，多好的词呀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〕

罗 明 你笑什么？

〔周 嫂 哈哈……〕

罗 嫂 有什么好笑的？

〔周 嫂 哈哈……〕

罗 明 你别笑了。

〔周 嫂 我想笑，我就想笑。这结婚大喜的日子，我能不笑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这是浪笑。人浪了笑，猫浪了叫，驴浪了吧唧嘴，

狗浪了跑细了腿。你就当我是叫春的猫，闹圈的猪，起秧子的狗，发了情的驴马行了吧。我浪了，我想交配了，我要跟你交配行了吧。]

罗 明 你说的这些都是畜生做的。

[周 嫂 你也知道这是畜生做的呀？是你先说咱这是交配的吧？牲畜叫交配，人叫交配吗？]

罗 明 人叫性交，跟这意思是一样的。

[周 嫂 性交是你们城里人的说法，我们庄稼人有一个更直接的词，大人小孩儿都会说，骂人的时候说得最多，你知道吗？]

罗 明 我知道。

[周 嫂 知道你告诉我，你说呀。]

罗 明 我说不出口。

[周 嫂 为什么说不出口？脸皮儿薄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不怕。]

罗 明 你不许说。

[周 嫂 我就要说。]

罗 明 求求你，不说那句粗话行不行？

[周 嫂 粗话？怎么叫粗话呢？话糙理不糙，跟你说的交配不是一个意思吗？]

罗 明 一个意思也不许说。

[周 嫂 那么你说。]

罗 明 我不说。

[周 嫂 我想听。]

罗 明 你想听什么？

[周 嫂 就是那个词儿。]

罗 明 那个词有什么好听的。

[周 嫂 那个词是没什么好听的，可是我想听的是从你嘴里说出的那个词。那个词听着明白、直截了当，听着心里发热，耳根子发痒，浑身像通了电，过瘾。]

罗 明 你要是真想听，那么我告诉你一个词，一个非常美好的词。

[周 嫂 什么词？]

罗 明 做爱。

[周 嫂 做爱？]

罗 明 对，做爱。人应该叫做爱，有爱才能够做，没爱不能做。这才是

人，这才是男女之间应该有的行为。

[周 嫂 有爱才能做，没爱不能做……这么说，你不跟我做，是因为没有爱，对吗？咱们之间没有爱是吗？]

罗 明 （无语）

[周 嫂 你来我家也一个多月了，我一天三顿汤汤水水地伺候你，这不叫爱吗？你的衣服脏了我给你洗，衣服破了我给你补，这不叫爱吗？你病了我给你煎汤熬药，你累了我给你铺床叠被，你烦了我给你唱小曲解闷儿，这不是爱吗？还有，你干农活儿脚上磨出了泡，我天天抱着你的脚丫子给你挑泡上药，这也不是爱吗？这要不是爱，我一个寡妇家家的，为什么这么精心伺候一个大男人？我闲得没事吗？我天生的贱骨头吗？我浪催的吗？]

罗 明 周嫂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得呢。

[周 嫂 我不要你记得，我只问你这叫不叫爱？]

罗 明 这是你对我的恩情。

[周 嫂 恩情？那么你对我呢？你从学校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只有30块钱，可是你听说我要买个猪崽，一分不留地都拿了出来，这叫什么？]

罗 明 这是我对你报答。

[周 嫂 报答？我给你煮了两个鸡蛋，你不吃，剥好了皮硬往我嘴里塞，这也是报答吗？我从娘家回来赶上了雨，你顶着雨跑出山接我，这也是报答吗？我腰扭伤了，你又给我上药又给我按摩，这也是报答吗？]

罗 明 我这是对你的关心，你不是也关心我吗？

[周 嫂 你是说，这都不是爱对吗？恩情不是爱、报答不是爱、关心也不是爱？那什么是爱？爱是什么？]

罗 明 爱是刻骨铭心的。

[周 嫂 你是说用骨头来爱？]

罗 明 爱是轰轰烈烈的。

[周 嫂 你是说扛着炸药包才叫爱？]

罗 明 爱是要死要活的。

[周 嫂 你是说抹脖子上吊才叫爱？]

罗 明 爱是说不清楚的。

[周 嫂 你是说疯疯癫癫的二百五要半臊子才叫爱？]

[罗明将手中的信又扔进炭火盆里。]

[周 嫂 我明白了……是她，就是她……]

罗 明 你在说谁？

[周 嫂 像杨柳青年画一样漂亮的女人，你忘不了她，你怎么会把她忘了呢？]

罗 明 你在胡说什么？

[周 嫂 她是你大学的同学，比你低两个年级。你毕业留校当了教师，她毕业却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而今还在农场劳动，等待着分配……]

罗 明 (惊愕地) 你？你在说谁？

[周 嫂 她叫秦玉珠对不对？]

罗 明 (慌了) 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

[周 嫂 她来了……]

罗 明 在哪儿？她在哪儿？

[周 嫂 她又走了……]

罗 明 什么时候？

[周 嫂 今天晚上……就在咱们举行婚礼的时候。]

罗 明 我怎么没看见她？

[周 嫂 她在村后的山坡上。]

罗 明 你跟她见面了？

[周 嫂 是她让一个孩子捎信叫我去的。]

罗 明 她……她为什么叫你？

[周 嫂 她跟我说了几句话。]

罗 明 她说什么？

[周 嫂 她说……]

罗 明 她到底说了些什么？

[周 嫂 她说……你在挨饿的时候吃过观音土，把胃吃伤了，让我多给你做些软和的饭……]

[罗明痛苦地低下了头。]

周 嫂 她说……你在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上山伐树把腰砸伤了，受不得凉，让我把炕头给你烧热点儿……

[罗明紧紧地抱着头。]

周 嫂 她还说……你睡觉的时候常常会做噩梦，总是在梦中叫喊，让我随时帮你翻翻身……

罗 明 (扬起一张泪脸) 玉珠……

〔周 嫂 罗明，你放心，我会照她的话去做的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〕

罗 明 你……你为什么不让她见我？

〔周 嫂 她不想见你。〕

罗 明 为什么？

〔周 嫂 她说……〕

罗 明 她说什么？

〔周 嫂 她已经结婚了。〕

罗 明 （惊愕地）结婚了，跟谁？

〔周 嫂 她说你最好别知道，她也没告诉我。〕

罗 明 她什么时候结的婚？

〔周 嫂 有一个多月了。〕

罗 明 啊……

〔周 嫂 她让你别惦记着她。〕

罗 明 她还说了些什么？

〔周 嫂 她让我告诉你，你原来认识的那个秦玉珠已经死了……〕

罗 明 （歇斯底里地狂呼着）秦玉珠……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玉珠……我的玉珠啊……你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？你不是跟我划清界限了吗？可你为什么还来看我？你还在爱着我吗？你也跟我一样，放不下这段情是吗？是的……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四年了，整整四年了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你的心里，拔都拔不掉；你的情已经渗透到我的骨头缝儿里，剔都剔不出来……我们还能分开吗？要是生生地撕扯开，那血淋淋的骨肉是你的还是我的？玉珠啊，我什么都想到了，想到了苦难、想到了折磨、想到了死，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开……到头来，还是分开了。分开了，你为什么还来看我？你为什么还惦记着我？既然你放不下我，你为什么阻止我跟周嫂结婚……玉珠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

〔周 嫂 罗明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也得想开一点儿。〕

罗 明 我不明白，我就是不明白。她结婚有一个多月了，这么说我们刚刚分开她就结婚了。为什么刚刚离开我就她结婚了？

〔外面一阵脚步声，又一件什么家什被碰倒了，咣啷一声。〕

〔周 嫂 谁？〕

〔村主任 周嫂，是我……

〔周 嫂 老主任，您……怎么来了？

〔村主任 我听他们说，他一直不给你开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〔周 嫂 老主任，难为您了。

〔村主任 为难的是你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
〔周 嫂 老主任……也许……（哭了起来）

〔村主任 别哭，你哭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〔周 嫂 老主任，我……我不该嫁给他……

〔村主任 你胡说什么？婚姻大事，一辈子的大事，几辈子的大事，能像小孩儿过家家儿吗？

〔周 嫂 老主任……我……委屈罗明了……（哭）

〔村主任 （使劲拍打着屋门）罗明，罗明，你说说，怎么回事？]

罗 明 老主任……您……您别操心了。

〔村主任 屁话！我不操心谁操心？让你跟周嫂结婚是我的主意，这热热闹闹的婚礼是我一手操办的。我是让周嫂有个男人，让你有个依靠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呀？]

罗 明 老主任，我想说，这婚结得……太仓促了吧？

〔村主任 罗明，你少废话。结婚证也打了，喜酒也喝了，一根线拴上了公母两个蚂蚱，要飞一块儿飞，要蹦一块儿蹦，以后你们给我好好过日子。听见没有？]

罗 明 我……我还是想不明白。

〔村主任 明白？人活在世上，有几个明白的？不都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吗？说明白的也是装明白，你就是读书读多了，读了几本书就以为比别人活明白了，玩儿蛋去吧。我看呀，你是读书读傻了，连自己是公是母都分不出来了。]

罗 明 老主任，您让我想想，你再让我想想行吗？

〔村主任 你想什么？你还有脑子吗？你的脑子还能想事情吗？要想也行，我替你想吧！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现在是什么人？]

罗 明 我不承认我是反革命。

〔村主任 你跟我硬没用，人家把你打成反革命了，还管你承认不承认？]

罗 明 历史会证明我无罪的，公道自在人心。

〔村主任 你先别跟我喊口号，头几天你们学校来人了，要把你带走。]

罗 明 我知道，他们要把我批倒批臭，再踏上一万只脚，让我永世不得翻身。

〔村主任 他们说给你判了刑，要把你送到黑龙江兴凯湖去劳改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把罗明开除了吗？罗明已经不是你们学校的人了，你们没有权力再把他弄走了。他们问我有什么权力扣留罗明，我告诉他们，罗明已经是我们周家寨的社员了，他跟我们村的女人结了婚，已经编入男劳力二组了，我们要让他就地劳动改造。他们不相信，我把你跟周嫂的结婚证给他们看了，他们没的可说，乖乖地走了……罗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？知道周家寨的人为什么收留你吗？〕

罗 明 （无语）

〔村主任 当年日本鬼子到周家寨扫荡，说周家寨是八路军的据点，把全村五百多口人都集中在打谷场上，架着机枪要斩尽杀绝。是你爸爸带着武工队及时赶到，把日本鬼子打跑了。你爸爸救过周家寨，周家寨人记着你爸爸的救命之恩，他儿子有难周家寨人不能不管……〕

罗 明 （无语）

〔村主任 我跟你讲这些你不信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在给你讲故事是不是？你会问，世界上哪儿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真事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。这就叫缘分，这就叫命……罗明，别犯死心眼了，最实际的是活着，是把命保住。你以为你跟周嫂结婚亏了，周嫂比你大，周嫂没文化，周嫂又长得不漂亮。你在周家寨打听打听，像周嫂这么好心眼的女人有几个？我刚把你接回来的时候，你浑身上下被打得血葫芦一样，连一块儿好肉皮都没有了？是谁给你浑身上下地洗，给你一天三遍地换药？是谁给你喂水喂饭，端屎端尿，要不是周嫂，你早就死十八回了……〕

罗 明 （激动地）我感激周嫂……周嫂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罗明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……（突然跪下）周嫂……谢谢你了……

〔周 嫂 罗明，别……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……〕

〔村主任 别，别让他起来，就让他跪着，他该给你跪着。这说明他小子还有良心，他还算是个男子汉。

〔周 嫂 不不，不能跪……不能跪……我……我可担当不起啊……

〔村主任 罗明，你要是个真正的男人，你就跪着对窗外的月亮

发誓。]

罗 明 我……我发誓。

[村主任 你说，周嫂是你的恩人。]

罗 明 周嫂是我的恩人，大恩人。

[村主任 你说，一辈子要报答周嫂。]

罗 明 我罗明一辈子忘不了周嫂，一辈子报答周嫂。

[村主任 说，你怎么报答周嫂？]

[周 嫂 罗明，别……别说，我不要你报答，什么都不要……老主任，您别让他说了。]

[村主任 你别管，罗明，你接着发誓，你怎么报答周嫂。]

罗 明 我……我发誓……我把周嫂当成……娘，亲娘……

[周 嫂 （惊愕地）罗明……你？]

[村主任 你让他说，接着说。]

罗 明 我把周嫂当成姐……亲姐……

[村主任 接着说……]

罗 明 我把周嫂当成亲人，最亲最亲的人……

[村主任 说……往下说。]

罗 明 我一辈子守着她，疼她，爱她，护着她……

[村主任 站起来！]

[罗明慢慢地站起身。]

[村主任 把门打开！]

[罗明朝门口走去。]

[灯光骤暗。]

[幕间。]

[工作人员在黑暗中换着场景。]

[舞台的一侧，突然亮起一柱灯光，这是一个化妆台。]

[扮演罗明的演员在化妆、换装，自然地忙碌着，犹如在后台的化妆间。]

[而或，演员在化妆期间也顾及一下台上工作人员的换景，甚或还有人上前跟他小声地低估着什么。其间，需要什么东西，比如化妆用品或服装什么的，都可以吩咐人送过来。]

[有人送来一支烟，演员说，戒了，送烟的人说，您昨天不是戒过了吗？]

[手机响，演员接电话。电话内容或许是剧情里面的，或许是生